

热议三星堆莫“歪楼”

玉渊杂谈

◎胡一峰

最近,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和成果公布。一时间,三星堆“上新”的消息在网上沸腾了。不但官媒竞相报道,各类自媒体更是热情高涨。三星堆因其神秘感而自带流量,一直受到关注。此次成为热搜,固然与当下媒体传播环境的新变革有关,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这些年来社会公众对中华古文明兴趣的提升。这一点,从相关报道大多指向三星堆出土器物与文明源流的关系,便可见一斑。显然,这是一种文化心态的深刻改变,也是文化自信的自然流露。

微信、抖音等网络平台是当下文化话题的集散地,也是孕育文化心态新变化的重要场所。三星堆考古发现的传播热度,即是大众对信息筛选的结果。那些在造型上更有视觉冲击力,能引发人们丰富联想的出土器物,比如纵目人青铜面具、青铜神树等,更容易获得网友的青睐,从而更多地被曝光。而所谓“外星文明”“千古不解之谜”等说法,也因符合网络世界的“流量法则”而冲在了舆论的前沿。当然,还有人把一些出土器物与盗墓小说中的描写相比附,给三星堆蒙上了惊悚、玄幻的色彩;有网友甚至列出了三星堆十大灵异图片,搞神鬼鬼的把戏,哗众取宠,混淆视听,这显然是不可取的。

三星堆的发掘与研究是考古事业。而

考古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。毋庸置疑,作为广义的科研事业内容之一的科学普及,确实需要依托舆论热度,尤其是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,话题式、碎片式传播十分重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网上播放量、点击率在几万乃至几十万的三星堆公众号文章或短视频,其传播价值是值得肯定的。但是,对于科学传播与普及而言,真实、客观、准确是首要的。流量不等于正能量,热度也不能代替真实度。如果三星堆的传播变成了一场单纯玩梗的狂欢,就会走入过度娱乐化的死胡同。

当然,科学需要想象力,考古更是如此。古人留下的信息总是支离破碎,出土的文物也不会说话。我们需要想象力来弥合认知缝隙,获得一幅完整的图景,需要想象力驱

动求知欲,读懂先民留给我们的文明“密码”,从已知向未知不断进发。然而,想象力可以没有边界,却必须有其根基。一切真正的瑰丽想象都是科学精神伸向天空的臂膀,绝不是故弄玄虚或装神弄鬼的乖张。

在我国丰富的考古项目中,三星堆以其独特性,对想象力构成了强烈的激发。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。因此,对于三星堆的传播和评说,一方面应该坚持科学精神,有一说一,实事求是,防止“歪楼”;另一方面,则应调动历史、文博、艺术等多方面专业力量,沿着科学、历史、美学和文明的逻辑,对其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或阐发,增进公众对它的了解和认识。只有这样,这波因三星堆而起的热度,才能变成公众探索科学、走近历史、增强自信的持久热情。

踏上探寻进化的奇妙之旅

——读《生命的色彩》

字里行间

◎王阳兰

提到关于生命科学类的科普书籍,也许你会想到《人类简史》《基因传》《自私的基因》等。这些现象级的国际畅销书的确不同凡响,但它们在帮助读者打开宏大视野的同时,也潜移默化地限制了我们的关注范围。想想看,我们多久没有读到国产的科普好书了?史钧的这本《生命的色彩》就让人眼前一亮。

《生命的色彩》不会为了迎合小读者而故作幼稚,也不会为了扮作科学权威而满口术语。这本书实现了科学与趣味的巧妙平衡。由于没有翻译后的再次加工,不用担心因为翻译而损失了原汁原味的描述。

本书的创作原来自一个小女孩的提问,为什么我们没有绿色的头发?这也许只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突然冒出的奇思妙想之一。这个问题就像肥皂泡一样,包裹着色彩斑斓的好奇心,承载着未来的无限可能,但它却是脆弱易逝的,不经意间已了无痕迹。为了这样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写一本书,似乎有些小题大做,但其内核却是浪漫的。作者在前言中有一段话让我深受触动。他说,认真对待孩子提出的问题,使他们对自然的好奇心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,一个失去好奇心的人,将是一个冷漠而无趣的人。好奇心为人生提供的驱动力,是生命温暖的底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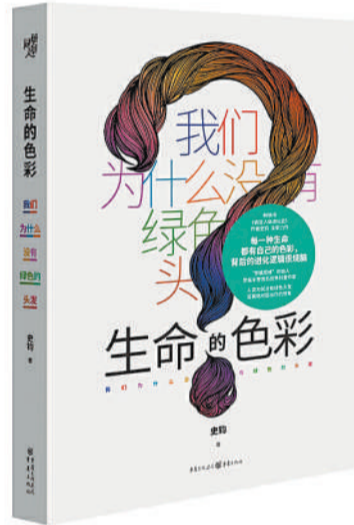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坐上时光机,带着孩提时的好奇心,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蓝色星球远古的秘密。作者以进化为主线,带领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,在历史长河中去探寻万物背后的深层原因与神秘联系。正如进化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所言,如果不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问题,生物学的一切都毫无意义。色彩的问题看似很小,仿佛寥寥数语就能轻松解释,但色彩的问题可以很大,从沧海桑田到宇宙洪荒,从物种起源到适者生存,从植物色素到动物色觉,从化学本质到物理原理。跟着作者天南地北地纵情遨游之后,用一本书的时间,终于找到了这个“小小”问题的答案。

本书中,作者敏锐的追问能力直击神经,你会惊奇地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背

后原来暗藏玄机。为什么叶片多为绿色而不是其他颜色?为什么自然界的花朵很少有红色?为什么奶牛有黑白色的花纹?……为了追寻问题的答案,作者通过将问题拆解,循序渐进地启发读者思考。作者的每一次追问都能恰好踩在读者的心坎上,像是自带贴心术的技能拓展包。在讲到红色枫叶背后的玄机时,作者提出了环环相扣的一系列问题,启发读者层层深入的思考。

作者还善于对比思考问题的正面和反面,倡导尽可能全面地看待事物。这有利于启发读者的批判性思维,增强对他人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。在讲到人类的色觉时,作者提到了色盲的生存优势:色盲的羚羊能够在枯黄的草丛中发现棕黄色的狮子;色盲人群也能在战场中识破迷彩伪装的敌方阵地。了解色盲的进化优势,能够帮助色盲儿童建立自信,也能让普通人对弱势群体多一些认可、理解和包容。

本书最让人惊叹的还是人类对自身进化的研究。人在进化历程中,如何从双色视觉到三色视觉,又如何从单眼视觉到立体视觉。这些谜团未曾有古人的观察记录,但是作为智慧生物的我们竟然能够推断出自己的进化历程,这是何等的神奇和精妙!



作者:史钧
出版社:重庆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21年1月

欧洲大帆船:500年前的核动力航母

大航海时代

◎小白村

1521年3月,一根高耸的桅杆,戳破了东方的海平线。就像一只大鸟,翅膀鼓满了风,飞越半个地球——西班牙帆船,时代的

奇迹,亚洲的噩梦。

2021年3月,西班牙人又来了——一艘训练用的四桅老帆船,为纪念首次环球航行500周年,重访菲律宾。可惜汽轮机时代,4根桅杆显得颇为累赘。

我们忘记了以风为马的日子,也忘记了,500年前欧洲大帆船是妥妥的高科技,堪比今天的核动力航母+六代超音速战机。

两百多艘打不过一艘

1498年,葡萄牙舰队第一次来到印度。仅用20年,他们就扫平群雄,占领所有大港口。

麦哲伦带舰队环游世界,就喜欢邀请沿途土著上船参观,炫耀武力。那时候,欧洲人只要在海岸上架起大炮,就能征服一个国家。亚洲武力之孱弱,令人惊讶。

1504年,印度西海岸的强国卡利卡特,组织了8万人和260艘船,进攻葡萄牙的150名守军和4艘船。打了7个月,葡萄牙人一艘船也没损失,卡利卡特最终败退。

1526年,卡利卡特的50多艘船,围住了葡萄牙两艘船,开了几千炮,没伤到葡萄牙船的筋骨;葡萄牙人轰一炮,印度人就沉一艘船。

1596年,苏门答腊岛上的亚齐国,用

240多艘船,围住了一艘葡萄牙船。猛攻3天无果。最后亚齐人只剩下40艘完好的船,悻悻而退。

麦哲伦的5艘船,4艘“卡拉克”,1艘“卡拉维尔”(卡拉克的轻型版)。就好比当年的航母和超音速战机。

再打个比方。如果说郑和下西洋的“宝船”是一辆大巴;卡拉克就是坦克;卡拉维尔就是悍马吉普;欧洲人常用的另一种瘦小的“划桨帆船”就是越野摩托。

麦哲伦身后几十年,卡拉克又演化或盖伦船,别名西班牙大帆船,表现更稳定,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在唱主角。

哥伦布、达伽马和麦哲伦就是靠卡拉维尔和卡拉克远洋航行。它们一出现在印度洋,就令亚洲人啧啧称奇。

南船北船合成大帆船

500年前,亚洲的许多手工业产品胜过欧洲;但高端造船工业却是由欧洲人垄断。近代帆船有两大派系。一是地中海。古埃及、迦太基、希腊、罗马,先后执造船业之牛耳。公元1000年以后,威尼斯的划桨大帆船,又快又结实,在地中海所向披靡。同时,阿拉伯人开始引入三角帆,比传统的四方帆更灵活,甚至可以逆风行。桅杆也从一根增加到三四根。二是在北海。一两千年前的北欧海盗引入龙骨+肋骨+叠层木板结构,特别结实。后来又发展出了速度慢的大容量货船。为了海上打仗射箭和扔石头压制敌人,他们在甲板上垒起了高楼,一层层往上盖,搞出了三四层甲板。

14世纪,南北两种船开始融合——北方的船体结构+南方的风帆操控。15世纪,葡萄牙人招募能工巧匠,改进出卡拉克和卡拉维尔。前者坚固高大,适合海战和货运;后者轻快灵活,适合探险和侦察。从此,欧洲人才敢穿越大洋去寻找印度。

14世纪开始,热那亚和卡斯提尔赶上了威尼斯;15世纪,葡萄牙成了造船新星;

14世纪,南北两种船开始融合:北方的船体结构+南方的风帆操控。15世纪,葡萄牙人招募能工巧匠,改进出卡拉克和卡拉维尔。前者坚固高大,适合海战和货运;后者轻快灵活,适合探险和侦察。

模仿得了结构却模仿不了工艺

印度和东南亚人从未造出欧式大帆船。大帆船涉及许多部门,许多工序。欧洲优势是各环节几百、上千年的积累。船的结构可以模仿,但工艺学不来;勉强造出来,下水也得散架。

何况还有材料问题。欧洲人用优质硬木造船。钢铁蒸汽时代之前,他们一直在满世界寻找优质硬木,并且垄断产地。亚洲没那么硬木。

硬木不太适合榫卯,要用优质价廉的铁钉铆接,500年前欧洲铁钉的产量和质量,亚洲也赶不上。

很多技术需要配套体系,比如英国人用铜制覆板,一举解决船壳被生物蛀坏的问题。法国人想要仿制,还不得不引进英国的工匠和设备,以轧制铜板、制作铜螺栓和铜紧固件。难以想象,印度人如何才能仿制成功。

日本倒是曾成功仿造过一次。英国人威廉·亚当斯流落在日本,为德川家康效力,在他的指挥下,日本1604年造出了一艘大

帆船,穿越太平洋航行到了墨西哥。但是日本很快闭关锁国,没有再造第二艘。

麦哲伦的5艘船,携带了3门重炮,几十门轻炮,就敢挑衅任何亚洲对手(当然他得躲着葡萄牙人走)。但在欧洲,他就排不上个儿了。

同时期,意大利的划桨帆船在船头底部添置了重炮,用水制滑轨缓冲后坐力。头冲敌舰开炮,犹如一记重锤击碎对方的下体。(不过随着地中海地位的衰落,威尼斯和它的划桨船走向了死胡同)

而英国、荷兰等国家,开始在舷上开出炮洞,侧向轰击。英国1512年下水的一艘军舰携带43门重炮和141门轻炮,炮总重100吨。

在欧洲,造船技术的竞争是残酷的。有研究者指出,14世纪开始,欧洲造船技术淘汰速度堪比当今高科技行业。15世纪,印度人初见欧洲舰队时的武力差距,在接下来几个世纪不是缩小了,而是拉大了。

亚欧差距不仅在制造

亚欧差距不仅在制造。即使用原装欧洲船,印度海军还是怂了。

1507年,威尼斯人担心葡萄牙人抢生意,怂恿埃及人出钱买了6艘卡拉克,6艘划桨帆船。先拆成零件,再运到红海组装起来,连同1000多名欧洲和奥斯曼雇佣兵,送往印度,接印抗葡。

不到2年,印度人就赔光了这笔资产。最大的原因,是印度人不善使用西洋船。几次海上对抗,印方帆船摇摇晃晃,用最新式的欧洲火炮,却打不中敌人;而葡萄牙人炮虽然小一号,却能干扰和克制住对方。

这就像苏联坦克在苏联人手里,是踏平欧洲的钢铁洪流;卖给伊朗和伊拉克人,却被当成固定炮台用。

葡萄牙人、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法国人、

梅花入馔,食之雅趣

物种笔记

◎梁永刚

用四时花卉制成各种食物,自古有之,称之为花馐。花馐是为了尝鲜,更是为了雅趣,深受古代文人墨客和僧道隐士喜爱,梅花便是一例。

宋人对梅花入馔极为看重,南宋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可谓花馐宝典,书中汇集了各式与梅花有关的食谱,这里列举四款:一是“初浸白梅、檀香末水,和面作馄饨皮,每一叠用五出铁凿如梅花样者,凿取之。候煮熟,乃过干鸡清汁内,每客止二百余花,可想一食亦不忘梅”的梅花汤饼;二是“扫落梅英,拣净洗之,用雪水上白米煮粥,候熟,入茱萸煮”的梅粥;三是“剥白梅肉少许,浸雪水,以梅花酿配之;露一宿取出,蜜渍之,可荐酒”的蜜渍梅花;四是“十月后,用竹刀取开梅花蕊,上下蘸以蜡,投置瓮中。夏月以熟汤就盏泡之,花即绽,香可爱也”的汤绽梅。

梅花真是人间尤物,从主食到菜肴,再到饮品,居然饰演了多个角色,而且每一个都是精彩绝伦,令人击掌。譬如《山家清供》中的“梅花汤饼”,据说是宋代一位德行高尚的隐士所创,既有梅花的凛冽清气,又有檀香的馥郁芬芳,还有鸡汁的鲜香甘美,食之胃口大开,齿颊留香。

宋代文人中爱吃梅花馐的有不少,南宋诗人杨万里就是其中一个。杨万里自称“老夫最爱嚼梅花”,有一次吃过蜜渍梅花后赞不绝口,诗兴大发,写下《蜜渍梅花》咏之:“瓮澄雪水酿春寒,蜜点梅花带露餐。句里略无烟火气,更教谁上少陵坛。”别的不说,想想制作蜜渍梅花的几种食材:白梅肉、雪

水、梅花、蜜,就能勾起食欲,让人忍不住流口水,如此冰清玉洁清新雅俗之馐,不管是作为小零食还是下酒菜,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风雅之物,难怪杨万里爱吃这一口。杨万里还爱食梅粥,有《寒食梅粥》一诗为证:“才看腊后得春晓,愁见风前作雪飘。脱蕊收将熬粥吃,落英仍好当香烧。”古诗云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,自古以来梅花与雪都是冬日清友,杨万里捡拾梅花,化雪为水,用梅花和雪水煮成粥,可谓是珠联璧合,白雪配红梅。

到了明清两代,梅花入馔仍盛行不衰,且不断变换花样,制作工艺也更加精细。明代的高濂在《遵生八笺·饮馔服食笺》中,详细讲述了以梅花为食材,制作“暗香汤”的方法,用暗香代指梅花,源自于宋代词人姜夔的那两首著名的咏梅词。清人顾仲是个美食家,他编著的饮食著作《养小录》中,也记载有“暗香汤”。仔细比较,明人高濂和清人顾仲关于“暗香汤”的做法差不多,如果说有细微差别的话,那便是顾仲的“暗香汤”更艺术化,更看重“滚水注入,花开如生”的绝妙境界。《养小录》中还记载有“暗香粥”的做法,甚至连包梅花需用何物,火候如何掌握,都不厌其烦一一道来。

明清文人喜食梅花馐,也嗜饮梅花茶。明代才子之一的徐渭(字文长),爱用梅花、兰花等芳香之花煮茶。关于这一点,清人阮葵生在《茶余客话》中有所记载:“徐文长用花煮茶,其法取梅、兰、桂、菊、莲、茉莉、玫瑰、蔷薇之属,杂入茗中,盛锡瓶内,隔水煮之,一沸即起,令干点茶。”清人编撰的《调羹类编》也有用梅花等花卉窰制茶叶的记载:“木樨、茉莉、玫瑰、蔷薇、兰蕙、橘花、梔子、木香、梅花皆可作茶。诸花开时,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,量茶叶多少,摘花为伴。”

这样惨烈的冲突,麦哲伦时代的亚洲海军是想象不到的。